

《汾河湾》（一名：《丁山打雁》）

主要角色

薛仁贵：老生
柳迎春：旦
盖苏文：净
薛丁山：小生
王禅老祖：外

情节

唐，薛仁贵投军多年不归，其妻柳迎春生子薛丁山，长大后每日打雁奉养母亲。薛仁贵在战场立功受爵，回乡探望柳迎春，行至汾河湾，恰遇薛丁山打雁，见其好箭法，正在惊讶。突然一猛虎奔至，薛仁贵为护薛丁山，急发袖箭，不料却误伤薛丁山，仓皇逃走。至寒窑，夫妻相会时，薛仁贵见床下有男鞋，疑其妻不贞，柳迎春乃告系子薛丁山所穿，薛仁贵欲见子，始知方才在汾河湾射死的孩子就是己子薛丁山，夫妻悲伤不已。

注释

此剧原有西皮、梆子二种脚本，此为谭鑫培与王瑶卿合演之西皮真本，本馆久觅不得，故前第八册中，先以梆子脚本列入。盖本考体例，但取各种脚本一一披露，无论乱弹秦腔，无不列载，本不限于皮簧一类。惟阅者均以未见皮簧本为憾，故不惜辗转相托，极意搜访，兹已由京友代为觅得，且系谭王真本，当尤为顾曲者所欢迎，故特亟为披露。至其剧情，西皮与梆子本属相同，毋庸赘述。惟唱白之间，相去径庭，阅者正可两两参阅也。按薛仁贵妻名柳迎春，梆子本作柳金花；仁贵未说破时称柳为薛大嫂，梆子本称为柳奶奶；皮簧戏中，凡至两人盘问时，每用“沾亲”“非亲”、“带故”、“非故”及“远看”、“近觑”等字眼，至梆子本中，则用“有亲”、“无亲”、“有故”、“无故”及“远看”、“近瞧”等字眼，即此“瞧”字“觑”字之不同，已可知为系何脚本，且又可见皮簧中之下一字眼，实较梆子为细腻得当也。

根据《戏考》第二十册整理

【第一场】

（盖苏文上。）

盖苏文（念）

我本青龙降凡尘，辽东扶主统雄兵。恼恨薛礼心太狠，海中迫某丧残生。

（白）

吾，盖苏文阴魂是也。恼恨薛蛮，保定唐王，跨海征东，将吾杀得大败，追赶某到海心，立迫吾自刎身亡，此仇未报，刻刻在心。唐王今将他封王受爵，告假还乡，父子团圆。吾不免去至汾河，用法术罩住他二目，叫他将亲生之子射死，以报吾仇，就此前往。

（西皮摇板）

恨薛蛮海中迫吾命，
盖世功劳一场空。
驾起阴风将他等，
管叫他亲子丧残生。

（盖苏文下。）

【第二场】

（柳迎春上。）

柳迎春（引子）

儿夫出外去投军，数载杳无信回音。

（念）

有事常在心，终日泪淋淋。幸生丁山子，打雁度光阴。

（白）

奴家，柳迎春，配夫薛仁贵为妻。是他前去投军一十八载，杳无音信，不知生死存亡。是奴所生一子，名唤丁山，今年一十七岁，此子生得聪明伶俐，每日在汾河湾前，打雁度日。看今日天气晴和，不免唤他出来，前去打雁。

丁山，我儿哪里？

（薛丁山上。）

薛丁山 (念) 忽听母亲唤，迈步到跟前。
 (白) 孩儿参见母亲。
 柳迎春 (白) 罢了，一旁坐下。
 薛丁山 (白) 孩儿告坐。
 柳迎春 (白) 儿吓，看今日天气晴和，还不到汾河打雁？
 薛丁山 (白) 孩儿今日不去了。
 柳迎春 (白) 吾儿为何不去？
 薛丁山 (白) 母亲有所不知，孩儿昨晚三更时分，偶得一梦，梦见一青面大汉，将儿扑倒在地，孩儿惊醒，吓了一身冷汗，此梦甚是不祥，孩儿今日是不去了。
 柳迎春 (白) 小小年纪，说什么梦兆不祥，听为娘道来。
 (西皮慢板) 柳迎春未开言珠泪淋淋，
 叫一声丁山儿年幼娇生：
 你的父去投唐杳无音信，
 抛下了母子们受尽苦情。
 全仗着我的儿多孝多顺，
 每日里去打雁奉养娘亲。
 鱼镖儿娘与你身旁带定，
 弓和箭付与儿及早回程。
 薛丁山 (西皮摇板) 母亲说话儿遵命，
 去到汾河把雁寻。
 (薛丁山下。)
 柳迎春 (西皮摇板) 一见我儿出窑门，
 可怜他年幼小孝顺娘亲。
 抽身且在寒窑等，
 愿我儿早早转回窑门。
 (柳迎春下。)

【第三场】

(王禅老祖上，虎形随上。)

王禅老祖 (白) 吾乃王禅老祖是也。今有白虎星官薛丁山有难，不免前去救他的性命，传授他武艺，扶保大唐，就此前往。

(王禅老祖、虎形同下。)

【第四场】

(薛丁山上。)

薛丁山 (西皮摇板) 辞别母亲出窑院，
 不觉来到汾河边。
 (白) 看空中飞雁甚多，河中鲤鱼来往，不免打雁镖鱼便了。

薛仁贵 (内白) 马来！
 (内西皮导板) 不分昼夜回家转，

(薛仁贵上。)

薛仁贵 (西皮快板) 一马儿来到了汾河湾。
 勒住马头用目看，
 见一个顽童河边玩。
 一箭射落空中雁，
 一镖打得鲤鱼翻。
 扳鞍离蹬下坐鞞，
 再与顽童把话言。
 (白) 且住，看这河边，有一小小顽童，在此射雁镖鱼，箭无虚发，镖不空投，日后长大成人，岂不还要胜我薛礼十倍？

(盖苏文上。)

薛仁贵 (白) 我自有道理。
吓，那一顽童请了。

薛丁山 (白) 请了。

薛仁贵 (白) 你一人在此做甚？

薛丁山 (白) 在此打雁。

薛仁贵 (白) 但不知你一箭，能射几雁落地？

薛丁山 (白) 一箭只射一雁。

薛仁贵 (白) 你看我能够一箭射落双雁。

薛丁山 (白) 我却不信。

薛仁贵 (白) 你若不信，当面看来。

薛丁山 (白) 你若射得双雁落地，我就拜你为师。

薛仁贵 (白) 好，借你弓箭一用。

薛丁山 (白) 你且射来。

薛仁贵 (白) 你站定了。

(西皮摇板) 顽童生来世间罕，
打雁镖鱼果非凡。
日后定是英雄汉，
我还要让他来占先。
半空中飞来了一群雁，

(盖苏文遮薛仁贵。)

薛仁贵 (西皮摇板) 对着飞雁放了弦。

(薛仁贵射薛丁山倒。王禅老祖、虎形同上，虎形背薛丁山同下，王禅老祖下。)

薛仁贵 (白) 嗳呀，不料我一箭，误将顽童射死。忽来一支猛虎，将尸身背去，看四无人，就此逃走，免惹是非。

(薛仁贵上马。)

薛仁贵 (西皮摇板) 顽童性命我不管，
急忙打马转家园。

(薛仁贵下。)

【第五场】

柳迎春 (内西皮导板) 清晨起在寒窑将儿教训，
(柳迎春上。)

柳迎春 (西皮慢板) 丁山儿虽年幼伶俐聪明。
每日里打鱼雁堂前孝敬，
今日里他为何不见回程？
站立在窑门外将儿来等，
等候了小姣生转回家门。

(薛仁贵上。)

薛仁贵 (西皮快板) 一马离了汾河滨，
平阳大路马蹄轻。
四面依然是旧风景，
青松绿柳长成林。
勒住丝缰来观定，
窑门外站定一妇人。
布裙荆钗貌严整，
好似我妻柳迎春。
本当向前将她认，
错认民妻罪非轻。

(白) 大嫂，我这厢有礼了。

柳迎春 (白) 还礼，军爷莫非迷失路途的么？

薛仁贵 (白) 阳关大道，焉有迷失路途之理，吾乃是找名问姓的。

柳迎春 (白) 但不知问的是哪一家？

薛仁贵 (白)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乃是柳氏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柳氏迎春。

柳迎春 (白) 你与她沾亲？

薛仁贵 (白) 非亲。

柳迎春 (白) 带故？

薛仁贵 (白) 非故。

柳迎春 (白) 非亲非故，问她作甚？

薛仁贵 (白) 我与那薛兄，同营吃粮，他托我带来的万金家书，故来相问。

柳迎春 (白) 既有书信，你将书交于我，我替你送去如何？

薛仁贵 (白) 那薛兄言道：书信定要，面交本人。

柳迎春 (白) 若无本人呢？

薛仁贵 (白) 若无本人，原书带回。

柳迎春 (白) 告便。

薛仁贵 (白) 请便。

柳迎春 (白) 且住，想我夫妻，分别一十八载，今日才得书信回来，本当向前，接取书信，怎奈衣衫褴褛，这便怎么处？哦，有了。

吓，军爷，我与你打个哑谜，你可晓得？

薛仁贵 (白) 略知一二。

柳迎春 (白) 你远看……

薛仁贵 (白) 远望无人。

柳迎春 (白) 这近……

薛仁贵 (白) 莫非你就是薛大嫂么？

柳迎春 (白) 不敢，仁贵之寒妻。

薛仁贵 (白) 为军的这厢有礼了。

柳迎春 (白) 方才你见过礼了。

薛仁贵 (白) 又道是礼多人不怪。

柳迎春 (白) 好一个礼多人不怪，拿书信来。

薛仁贵 (白) 我实对你说了吧：那薛大哥，在营中借了我几十两银子，不能还我，竟将大嫂你，卖于我了。

柳迎春 (白) 此事可有婚书？

薛仁贵 (白) 怎的无有？

柳迎春 (白) 拿来我看。

薛仁贵 (白) 慢来，慢来，这婚书若交于大嫂，你一见定然是生气，拿到手中，三扯两扯，将书扯碎，为军的岂不是落了个人财两空么？

柳迎春 (白) 依你之见？

薛仁贵 (白) 依我之见，去到前面，大户人家，请上三老四少，大家同看。

柳迎春 (白) 此事当真？

薛仁贵 (白) 当真。

柳迎春 (白) 果然？

薛仁贵 (白) 难道还有什么假的不成？

柳迎春 (白) 暖，天呐！

(西皮二六板) 听一言来吃一惊，凉水浇头怀抱冰。我母子寒窑苦受尽，实指望你归来换门庭。手指唐营心恸恨，骂一声仁贵狠毒心。眉头一皱心纳闷，

薛仁贵 (白) 你要随我走吓！

柳迎春 (白) 军爷，你看那边，有人来了。

薛仁贵 (白) 在哪里？

柳迎春 (西皮摇板) 急忙关上寒窑门。

薛仁贵 (西皮摇板) 贤妻休得心烦闷，我是你丈夫转家门。

柳迎春 (西皮摇板) 先前说是当军人,
如今又说见夫君。
从前事儿说一遍,
说的不明你就快离窑门。

薛仁贵 (白)
(西皮导板)
(西皮原板) 家住绛州县龙门,
薛仁贵好命苦无亲无邻。
自幼儿父早亡母又丧命,
破瓦寒窑把身存。
常言道千里姻缘有一定,
在柳家庄上招过亲。
夫妻们受凄凉苦难忍,
(西皮流水板) 无奈何立志去投军。
结下弟兄周钦等,
保定唐王把贼平。
幸喜狼烟齐扫尽,
随定圣主转回京。
前三天修下辞王本,
特地前来探探柳迎春。
贤妻若还不相信,
来来来, 算一算, 连来带去, 一十八春。

柳迎春 (西皮摇板) 听一言来喜气生,
果然儿夫转回程。
急忙开门来相认,
花飞枝落又重生。

薛仁贵 (西皮摇板) 夫妻相别十八春,
今日团圆重相逢。

柳迎春 (白) 薛郎请坐, 你的胡须到长长了,
薛仁贵 (白) 有道是:
(念) 春去夏来又转秋,
柳迎春 (念) 红粉佳人白了头。
(白) 薛郎你有一言, 可还记得么?

薛仁贵 (白) 记得什么,
柳迎春 (白) 你当初起程之时, 曾经言道: 此去投唐, 若是做了官, 就回来; 若不得官, 你就不回来, 你今日回来, 想必是作了官了。来来来, 拿官来我看,

薛仁贵 (白) 为丈夫不错, 是做了官了。
柳迎春 (白) 是什么官?
薛仁贵 (白) 乃是一位大大的一马头军。
柳迎春 (白) 这马头军, 官有多大?
薛仁贵 (白) 大得很。
柳迎春 (白) 有多少品级?
薛仁贵 (白) 要论品级, 倒有那七八十啦品。
柳迎春 (白) 到底是我的儿夫, 不做官就罢了; 要做官, 就是七八十啦品。
薛郎, 这七八十啦品, 到底是什么官?

薛仁贵 (白) 我当年在家之时做甚?
柳迎春 (白) 与人看马呀。
薛仁贵 (白) 今日我在军中, 仍然还是看马。
柳迎春 (白) 还是与人看马? 好, 有心胸, 有志气。我在寒窑, 一十八载, 你不要与我苦命人呕气呀!

(柳迎春搬椅坐。)

薛仁贵 (白) 你在寒窑受苦, 为着何来?
柳迎春 (白) 我就为的是你。
薛仁贵 (白) 为丈夫做官, 也就是为的你。这也是我祖上阴功, 坟地的风水。

柳迎春 (白) 我且问你，我公婆死了，埋的什么所在？

薛仁贵 (白) 乃是龙头山。

柳迎春 (白) 据我看来，倒不像龙头山。

薛仁贵 (白) 不象龙头山，是什么山？

柳迎春 (白) 倒像是马头山。

薛仁贵 (白) 暖，还是龙头山。

柳迎春 (白) 马头山，马头山。

薛仁贵 (白) 我且问你，你父母曾经葬在何处？

柳迎春 (白) 葬在凤凰山。

薛仁贵 (白) 不是凤凰山。

柳迎春 (白) 是什么山？

薛仁贵 (白) 是穷苦山。

柳迎春 (白) 何为穷苦山？

薛仁贵 (白) 想你在这寒窑受苦，岂不是穷苦山？

柳迎春 (白) 凤凰山。

薛仁贵 (白) 穷苦山呐。

柳迎春 (白) 凤凰山，凤凰山！

薛仁贵 (白) 我倒不要把她气坏了。

柳迎春 (白) 贤妻，这有一件宝物，你拿去看一看。

薛仁贵 (白) 你的东西，我不看就知道了。

柳迎春 (白) 你知道什么？

薛仁贵 (白) 你的东西，无非是些个马刷子，马嚼子，马环子，马鞭子……

柳迎春 (白) 你且看来，

(柳迎春接印看。)

柳迎春 (白) 我当是什么好宝贝，原来是一块生黄铜，吃又吃不得，用又用不得，待我摔了它。

(薛仁贵接印。)

薛仁贵 (白) 为丈夫如今封了平辽王之位，这就是虎头金印。你乃乡下人，哪里晓得！

柳迎春 (白) 拿来我再看看。

薛仁贵 (白) 不用看了。

柳迎春 (白) 我定然要看。

薛仁贵 (白) 要看，你就看。

柳迎春 (白) 果然是一方虎头金印，慢说是封了王，就是吃，也吃它几载。

薛仁贵 (白) 平辽王，你都要吃？

柳迎春 (白) 你妻子是饿怕了吓。

薛仁贵 (白) 请坐。

柳迎春 (白) 请坐。

薛仁贵 (白) 为丈夫一路行来，口中干渴，取杯香茶来吃。

柳迎春 (白) 寒窑之中，哪里来的香茶？

薛仁贵 (白) 难道你们，都不用么？

柳迎春 (白) 我们都喝开水。

薛仁贵 (白) 与我取一杯来。

柳迎春 (白) 待我取来你用。

(西皮摇板)

薛仁贵 (白) 一碗开水拿在手，

柳迎春 (白) 奴与薛郎掸灰尘。

薛仁贵 (白) 实实不好，为丈夫腹中颇觉饥饿，可有肉面来吃？

柳迎春 (白) 哪里来得肉面。

薛仁贵 (白) 你们用些什么？

柳迎春 (白) 无非是些鱼羹。

薛仁贵 (白) 什么叫作鱼羹吓？

柳迎春 (白) 鲜鱼煎成的。

薛仁贵 (白) 好，取来一尝。

柳迎春 (白) 待我取来。

(西皮摇板) 一碗鲜鱼羹拿在手，
叫声薛郎你尝尝鲜。

薛仁贵 (白) 暖呀呀，这样的腥气，如何吃得下？不用，不用，我这一路之上，鞍马劳顿，我要安歇了。

柳迎春 (白) 你要安歇，这外窑不甚洁净，待吾将内窑打扫打扫。

薛仁贵 (白) 好，你去打扫去罢。

柳迎春 (西皮摇板) 夫妻分别十八春，
奴在寒窑受苦情。
今日等来明日等，
等你回来做夫人。

(柳迎春下。)

薛仁贵 (白) 虽然是一座瓦窑，却也收拾得干净。

(薛仁贵两边看，见鞋怒。)

薛仁贵 (白) 吓，我仁贵不在家中，这贱人竟做出这等之事！平辽王吓，平辽王！只怕你做了此“王”了！好不气煞人也！

(西皮摇板) 一见男鞋怒气生，
开言大骂柳迎春。
回头便把贱人叫，
贱人快来！

(白)

(柳迎春上。)

柳迎春 (唱) 薛郎唤我为何情？
(薛仁贵持剑欲杀，两遇合。柳迎春以箕簸抛，夺剑咬薛仁贵手，薛仁贵踏柳迎春足，柳迎春坐地下。)

柳迎春 (白) 吓，薛郎，你唤我出来，不容分说拔剑就砍，难道你妻子，作了歹事不成？

薛仁贵 (白) 你作的事，你还敢来问我？

柳迎春 (白) 自古道拿贼——

薛仁贵 (白) 要赃。

柳迎春 (白) 这捉奸——

薛仁贵 (白) 捉双。

柳迎春 (白) 却又来。你既说为妻作了不才之事，你拿赃证来我看。

薛仁贵 (白) 她还敢强赖，你拿去看来！

(薛仁贵掷鞋，柳迎春拾看，笑。)

柳迎春 (白) 我当是为了什么大事，原来为的是我儿子丁山这只鞋儿。待我气他一气。
吓，薛郎，你敢么问的是那穿鞋的人儿吗？

薛仁贵 (白) 不错，正是。

柳迎春 (白) 自从你去后，我全仗这穿鞋人儿照应我。

薛仁贵 (白) 哈哈，这贱人，真真无耻！

柳迎春 (白) 他比你长得还好。

薛仁贵 (白) 暖呀暖呀，真真气坏了我！

柳迎春 (白) 他比你还年轻的很，我不但与他同席吃饭，到晚来，还同他一榻安眠。

薛仁贵 (白) 好无耻的贱人，真要气死我了！

柳迎春 (白) 不要气坏了他。
薛郎，想当年你临行之时，为妻的身怀有孕，你可记得？

薛仁贵 (白) 不错，有的。

柳迎春 (白) 那时你曾言道：若生一男，取名丁山；若生一女，名唤金莲，自你去后半载，我就生下一子，取名就叫丁山。你去投唐，一十八载，他今年一十七岁，这十七岁的孩儿，可以穿得这鞋吧？

薛仁贵 (白) 原来如此，我倒错怪了你了，

柳迎春 (白) 你不在家中，你妻子做出这不才事，也不用你拿刀动剑，待我自尽了吧。

(柳迎春哭。)

薛仁贵 (白) 我实实冤枉了她了，待我与她赔上一礼，可就完了。
吓，贤妻，是为丈夫一时错怪于你，哪哪哪，我这里赔礼了。

(薛仁贵作揖，柳迎春回头背。)

薛仁贵 (白) 为丈夫的，就跪下了。

(柳迎春笑。)

柳迎春 (白) 我是呕着你玩的噍。

薛仁贵 (白) 哈哈，请坐。

柳迎春 (白) 请坐。

薛仁贵 (白) 你我既有了儿子，他可在窑中？

柳迎春 (白) 未在窑中。

薛仁贵 (白) 他往哪里去了？

柳迎春 (白) 汾河湾打雁去了。

薛仁贵 (白) 吓，打雁去了！我且问你，此处可有旁家的儿子会打雁？

柳迎春 (白) 只有你我的儿子会打雁。

薛仁贵 (白) 此子头上载的，可是儒巾？

柳迎春 (白) 正是儒巾。

薛仁贵 (白) 他身穿什么？

柳迎春 (白) 蓝衫。

薛仁贵 (白) 身背？

柳迎春 (白) 弓箭。

薛仁贵 (白) 手执？

柳迎春 (白) 鱼镖。

薛仁贵 (白) 暖呀！

(薛仁贵跌僵尸。)

柳迎春 (白) 你们列位请看，他听说有了儿子，他就乐的背过去了。

(柳迎春扶薛仁贵坐地。)

柳迎春 (白) 薛郎醒来！

薛仁贵 (西皮导板) 好一似霹雳当头震，
(三叫头) 吾儿！丁山！

(薛仁贵拍柳迎春。)

薛仁贵 (三叫头) 我的儿吓！

柳迎春 (白) 我是丁山的娘吓！

薛仁贵 (西皮摇板) 泪珠点点洒衣襟。
为父无故将儿害，
我的儿吓！
怎不叫人恸在心。

柳迎春 (白) 那就是你我的儿子，少时就回来了。

薛仁贵 (白) 只怕他未必能回来了！
贤妻呀，为丈夫适才行至汾河湾下，见一孩童，头载儒巾，身穿蓝衫，身背弓箭，手执鱼镖，在那里打雁。不料山中忽然来了一只猛虎，为丈夫恐怕伤了那孩童，是我左手持弓，右手搭箭，对着那猛虎射去。

柳迎春 (白) 白讲了半天，我一句也不明白。

薛仁贵 (白) 我意想将猛虎射死，不料这一箭呐——

柳迎春 (白) 一箭便怎么样？

薛仁贵 (白) 这一箭，误射了那孩童，他就死了。

(柳迎春倒。)

薛仁贵 (白) 谁想竟将那孩童射死了！
暖呀，贤妻醒来！

柳迎春 (西皮导板) 听说是姣儿丧了命，
(三叫头) 丁山！我儿！

(柳迎春拍薛仁贵肩。)

柳迎春 (三叫头) 我的亲儿吓！

薛仁贵 (白) 我是他的爸爸！

柳迎春 (西皮摇板) 好一似钢刀刺在心。
拉住儿夫咬一口，
咬你膀臂你疼不疼。

(白) 你将我的儿子射死，尸身现在哪里？

(薛仁贵扯柳迎春。)

薛仁贵 (白) 你随我来呀!

柳迎春 (白) 带路。

薛仁贵 (白) 就在这里。

柳迎春 (白) 为何不见尸骸?

薛仁贵、
柳迎春 (同白) 你我两厢唤来!

(薛仁贵、柳迎春两边叫，柳迎春跪地，薛仁贵拉柳迎春跪跑同下。)

(完)